

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惊险小说前十名

瘟疫船



PLAGUE SHIP

(美) 克莱夫·卡斯勒 杰克·杜·布鲁◎著 程悦◎译

全球热映大片《撒哈拉奇兵》、《冲出地狱海》的姊妹篇
一场毁灭人类的惊天阴谋，关系到《圣经》中的诺亚方舟，
在幽灵般诡异的游轮上发生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顶级较量。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惊险小说前十名

瘟疫船

(美) 克莱夫·卡斯勒 杰克·杜·布鲁◎著 程悦◎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瘟疫船 / (美) 卡斯勒, (美) 布鲁著; 程悦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108-0502-8

I. ①瘟… II. ①卡… ②布… ③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604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1277号

Copyright © 2008 by Sandecker, RLLLP

By arrangement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Inc.

551 Fifth Avenue, Suite 1613

New York, NY 10176-0187 US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Jiuzhou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瘟疫船

作 者 (美) 克莱夫·卡斯勒 杰克·杜·布鲁 著 程 悦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375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502-8

定 价 32.00元

当俗称“黑死病”的瘟疫横扫了整个欧洲大陆并且令其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时，也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可以得到证实的一次最为重要的财富转移。这场瘟疫给 13 世纪中叶欧洲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冲击，从而引发了深刻的变革，成为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及医疗革命等众多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的根本动因。可以说，正是这一事件帮助欧洲最终赢得了对于世界的统治权。

——《繁殖是一条通往死亡之路：人口过剩如何会使文明毁灭》，
利德尔·库珀博士著，猛禽出版社，1977 年

序 幕

巴伦支海

挪威北部

1943 年 4 月 29 日

一轮苍白的猎月悬挂在地平线上，月光洒落下来，在冰冷的海面上铺泻下一层银辉。由于冬天还没逝去，春天尚未到来，因此太阳还躲在那弯弯曲曲的海岸线的另一端，只在海天之交的地方隐隐散发出一丝微弱的光芒。还得再过一个月它才会完全地展露出来，一旦它冉冉升上了天际，那么直到秋天它才会消失不见。这便是北极圈内昼与夜的奇特循环。

由于大部分海域处于北纬 70 度以北，所以巴伦支海在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里原本应当会结冰，无法通行。然而庆幸的是，来自热带的墨西哥暖流却为它汇入了温暖的海水，正是这股强大的暖流使得苏格兰和挪威的北角成为了可供人居住的地方，并且让巴伦支海的西南部常年不封冰，从而成为了北冰洋内著名的“暖池”，甚至在深冬也能通航。因为这个缘故，巴伦支海成了一条把战争物资从那些不知疲倦、日夜运作的美国工厂护送到处于严阵以待状态的俄国的主要航道。就像许多这类海上航线一样——比如英吉利海峡或者直

布罗陀海峡——巴伦支海也成了个阻截之地，是德军的潜艇突击小分队发动“狼群战术”以及鱼雷艇展开快速袭击的杀戮战场。

德国方面精心策划着 U 艇的布局，就犹如是一个棋手在预先布置着自己的棋局一般。他们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去搜集那些定期往返于北大西洋的船只的力量、速度以及目的地，旨在为潜艇布好发动袭击的位置。

德军的侦察机从位于挪威和丹麦的基地起飞，在各个海域上空穿梭、搜寻，寻找着那些有战舰护航的商船，然后将船只的位置通过无线电发送回舰队指挥部，如此一来 U 艇便能够预先潜伏在那里，等待着将猎物纳入网中。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德国的潜艇享受着这种近乎完全的海上霸主地位，无数船只被无情地击沉，总计达数百万吨。即使是在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坚实护卫之下，同盟国的商船也大多难逃沉入海底的命运。由于风险是如此之大，所以在商船上工作的人与在前线作战的士兵们一样都是在冒着生命的代价。

然而这一切将在今晚发生改变。

福克－沃尔夫“秃鹰”式四引擎飞机是一种身型十分庞大的机种——长 77 英尺，翼展将近有 110 英尺之巨。该款飞机原本是福克－沃尔夫飞机制造厂在战争爆发前专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设计的一种远程运输客机，但不久它便担负起了军事用途，除用于交通运输外，还被当做了远程的侦查平台。它那 2500 英里的航程范围使得“秃鹰”能够在空中连续飞行一二十个钟头，在远海区域搜寻和猎杀同盟国的船只。

1941 年期间，“秃鹰”被用在了一次攻击检定中，翼下挂载了四个重达 500 磅的炸弹，而如今则被严格地用作为了侦察机，高高地飞翔在同盟国巡逻机的防空炮火之外。

飞行员弗朗茨·里奇特曼，对于耗费无数个小时单调而重复地在茫茫大海上搜寻感到恼火不已。他渴望身处在一个歼击机的飞行中队里，打一场真正的战役，而不是盘旋在这数千英尺的高空之上，近乎无望地试图去发现某个同盟国的船只，然后把情报发回指挥部，让别人去击沉这艘船。回到基地，里奇特曼会保持着高度的军事礼节，并希望他的战友们也能如此。然而当他们出去巡逻的时候，由于时间长到难以打发，所以他会允许五个机组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亲密。

“这应当会有帮助，”他用对讲机发表着意见，猛地将头朝着月亮的方向转过去。

“或者月光的反射会遮掩住某个护航船队的尾迹，”副驾驶员马克斯·艾贝尔哈德特用他那惯有的悲观语调回答道。

“海上如此平静，所以即使他们停下来寻找方向，我们也会发现他们的。”

“假如有人老远到了这里，我们也会知道吗？”发问的是机组成员里年龄最小的厄恩斯特·凯斯勒。凯斯勒是“秃鹰”的机尾射手，此时他正蜷缩着身子，坐在机腹吊舱的后部。由树脂玻璃制成的护罩挡住了他的视线，加上前面还横着一架 MG-15 式机枪的枪管，所以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飞行中队的队长向我保证说，两天前，一艘 U 艇巡逻回来，在法罗群岛附件发现了至少一百条船，”里奇特曼告诉他的机组成员们说，“这些船正朝北行驶着，所以他们应该已经到达了这里的某个地方。”

“更大的可能则是，U 艇的艇长只是希望在失去了他所有的鱼雷之后有东西可以汇报罢了，”艾贝尔哈德特抱怨道，他吮吸了一口合成咖啡，然后做了一个鬼脸。

“我宁可发现他们，之后把他们给击沉，”厄恩斯特·凯斯勒说道。

这位个性温驯的少年才刚满十八岁，在被征兵入伍之前，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因为来自于巴伐利亚一户穷苦的农民家庭，所以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以说几乎是零，然而这并没能阻止他把不值勤的时间都花在了埋头苦读那些医学杂志和教科书上。

“这并不是一个德国战士应有的态度，”里奇特曼温和地劝告道。他对于他们从未遭遇过敌人的袭击心怀感激。他怀疑凯斯勒极有兴致想用他那把机枪开火，但这个男孩是机组里唯一一个可以数小时面对机尾坐着而不会因为晕机丧失战斗能力的人。

他悲伤地想着那些在东线战场上死去的人们，想着那些被运送到俄国的坦克和飞机是如何使得莫斯科那原本不可避免的沦陷命运得以一再延长的。里奇特曼觉得，假如自己能够亲自击沉几艘船只的话，那他一定会高兴死的。

又一个单调冗长的钟头过去了，机上的五个人凝视着沉沉的夜色，希望能够发现护航船队的蛛丝马迹。艾贝尔哈德特拍了拍里奇特曼的肩膀，然后指着他的飞行日志。尽管屈膝跪在机腹吊舱前部的机头射手是名专业的导航员，但艾贝尔哈德特却在计算着他们的飞行时间和方向，他指出已经到了他们掉头去搜寻另一片海域的时间了。

里奇特曼操纵着方向舵，灵活地移动了一下升降舵，轻松地向左舷方向转去。他没有让视线离开地平线，而此时月亮似乎在天幕上轻轻地来回摆荡着。

厄恩斯特·凯斯勒自豪于他是机上五个成员里头视力最为敏锐的一个。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便开始解剖在家庭农场周围所发现的那些死去动物的尸体，以便研究一下它们的内部构造，看看是不是与他在书上看到的那些动物解剖图片一样。他知道自己那极为敏锐的视力与一双稳稳当当、不会随意晃动的手将会使他成为一

名优秀的医生。然而他的这些不凡的感官能力如今只能用于去发现敌国的护航舰船。

由于位置是面对着机尾，所以他本不应该是发现敌船的那个人，然而他却有所发现。当飞机倾斜时，一道奇特的闪光引起了他的注意，这道白色的闪光，绝非是月光的反射。

“机长！”凯斯勒冲着对讲机喊道，“右舷这边有发现。”

“你看到什么了？”里奇特曼的声音里有一种当猎人发现猎物时的激动与颤抖。

“我不太确定，长官，但是有东西，好像是一道闪光。”

里奇特曼和艾贝尔哈德特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朝着年轻的凯斯勒所指的方向望去，然而黑暗中似乎并没有任何东西。

“你肯定吗？”飞行员问道。

“是的，长官，”凯斯勒回答说，并且在回答里加入了一种确信，“就是在我们转弯的时候。现在角度已经变了，但我肯定我看到了些什么。”

“护航舰队吗？”艾贝尔哈德特声音粗哑地问道。

“我不能确定，”厄恩斯特承认道。

“约瑟夫，准备好无线电通讯，”里奇特曼说道，并命令机头射手到他的辅助位置上来。飞行员给“大黄蜂”星形发动机添加了更多的动力，再一次让飞机倾斜转弯。当螺旋桨在空中快速地旋转拍打时，所发出的嗡嗡声变得稍微尖锐了一点儿。

艾贝尔哈德特拿起一副双目镜贴在眼前，在那漆黑的大海上认真搜寻着。“秃鹰”以每小时 200 英里的速度在空中飞速前行着，因此他应当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现护航船队的踪迹。然而几分钟过去了，依然一无所获，于是他再一次把双目镜给放低了下来。“一定是

波浪，”他说道，由于他没有按下对讲机的麦克风键，所以这话只有里奇特曼能听到。

“再试一次吧，”里奇特曼回答说，“凯斯勒就像只猫，能够在黑暗里看到东西。”

同盟国的军队将耀眼伪装设计^①运用在了他们的货船和油轮身上，以防止德军的侦察兵从表面看到船只。然而到了夜里，护航船队就变得无处可藏了，因为船只后面形成的尾流会在漆黑的海面上烙下一层醒目的白色。

“真该死，”艾贝尔哈德特嘴里嘟囔着，然后透过挡风玻璃继续搜寻着船只的踪影。

一开始，它看起来只是黑色海面上一大片灰白，然而当他们飞得更近一些的时候，这片灰色就变成了许多条平行的白线，就像黑板上的粉笔印记那般地清楚明显。这些白色是一支舰队的尾迹，这些舰船正尽可能快速地向东行驶着。从“秃鹰”所处的高度看去，这些船犹如一群大象在沉重而缓慢地行走着。

“秃鹰”飞得越来越近，直到那炫目的月光允许机上人员区分出了行驶较为缓慢一些的货船和油轮以及作为前哨位于护航船队侧面的驱逐舰身后那细长的尾流。当他们观察的时候，一艘驱逐舰在护航船队的右舷边上高速行驶着，两个烟囱里冒着滚滚浓烟。当它到达了护航船队的最前面时，它就会再次慢下来，让货船通过，这种做法被同盟国称为“印度式赛跑”。当处在这个足有一英里之长的

^① 耀眼伪装设计类似于立体派绘画，即将许多彩色的几何图形胡乱地拼凑在一起，就和迷彩服中的杂色一样，这种设计使人难以识别船只的实际轮廓以及区分左右舷。假如潜水艇无法确定船只的行进方向，那么要使鱼雷准确瞄准就会困难许多。——译者注

护航船队的末尾时，这艘驱逐舰会再一次重新加速，如此循环往复。这种方式可以减少为受护航的商船提供掩护的战舰的数量。

“这里一定有两百条船，”艾贝尔哈德特估计道。

“足够让那些俄国佬们再继续作战好几个月了，”飞行员附和道，“约瑟夫，无线电的情况如何？”

“我只能收到噪音。”

噪音是在北极圈内进行无线电通讯时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些冲击着地球磁场的带电粒子不断地向极地推进，从而给无线电的真空管造成了严重破坏。

“我们要标记一下所处的位置，”里奇特曼说道，“等我们离基地更近一些的时候再用无线电发送报告。嘿，厄恩斯特，干得不错。要不是你，我们现在已经掉头走了，这样也就不会发现护航船队了。”

“谢谢您的夸奖，长官，”男孩的回答里明显洋溢着有一丝自豪之情。

“我希望能够更好地计算一下护航船队的大小，并且对他们的行驶速度做一个大致的估算。”

“我们千万不要靠得太近，不然驱逐舰会开火的，”艾贝尔哈德特警告说。他曾经亲眼目睹过战争场面，如今则退居二线，干起了远程海上侦查工作，因为一块榴霰弹的碎片埋在了他的大腿股里，这都是拜伦敦的防空炮火所赐。他意识到了里奇特曼的眼神和声音里所流露出来的那股兴奋，于是补充道：“还有，可别忘了弹射飞机船（CAMs）。”

“相信我，”飞行员自信满满地说道，然后驾驶着这架庞大的飞机向着在他们下方大约一万英尺、缓慢行驶着的船队逐步靠近。“我不会靠得过近的，我们距离他们还很远，所以他们是无法朝我们发射飞机的。”

弹射飞机船是同盟国为了应对德军的空中侦察所采取的反击策略。他们在货船的船首处安装上一条长长的钢轨，并配有一个火箭助推器，于是便能够发射“飓风”式战斗机来击落正隆隆作响的“秃鹰”，或者甚至于去袭击那些浮出水面的U艇。而弹射飞机船的劣势便在于飞机无法降落回母舰的甲板，因此“飓风”不得不靠近大不列颠岛或是其他一些友邦地区，以便飞行员能够正常着落。否则飞机就必须在海上迫降，而飞行员则得冒着葬身大海的危险，除非及时获得了救援。

正在“秃鹰”下方行驶的护航船队，距离同盟国的领土大约超过了1000英里之遥，即使有明亮月光的照耀，在海上迫降的飞行员也不可能在如墨般漆黑的夜里获得援救，所以今晚应该不会有“飓风”战斗机起飞的。“秃鹰”对于这群浩浩荡荡的同盟国船队无所畏惧，除非它不慎盘旋在了驱逐舰的射程之内而被他们射向空中的防空炮火给击中了。

当两艘驱逐舰的甲板上突然出现了闪烁的亮光时，厄恩斯特·凯斯勒正在计算着船队的行数。“机长！”他叫喊道，“护航舰开火了！”

里奇特曼才刚刚能够辨认出位于飞机翼下的驱逐舰来。“冷静点，小伙子，”他说道，“那些只是信号灯，船只严格遵循国际上有关无线电寂静时间的规定行驶，所以发信号灯就成为了他们的交流方式。”

“哦，对不起，长官。”

“不要担心，你只要尽可能准确地计算出舰只的数量就可以了。”

“秃鹰”在舰队上空缓缓地转了一个圈，当它正沿着舰队北侧飞行时，守在炮台位置的迪茨突然叫喊道：“来了！”

里奇特曼并不知道这个家伙说的是什么，因此反应有些迟缓。一排由口径7.7毫米的机关枪所射出的齐发子弹，倾斜地射在了“秃

鹰”的外观上部，子弹先是打在了垂直翼面的底部，尔后则覆盖了整个机身。迪茨还没来得及发出一颗子弹便被击中身亡了。那些射进了驾驶员座舱内的子弹，碰到机舱里的金属表面会跳弹开去，不断发出刺耳的砰砰声。风从机身的裂缝中透进来，呼呼作响。里奇特曼听到他的副驾驶员痛苦地哼着，他转过头，看到艾贝尔哈德特的飞行服的前面已经被鲜血给浸透了。

里奇特曼紧握方向舵，用力地压着升降舵，来了一个俯冲，试图远离那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同盟国的飞机。

这步棋走错了。

仅仅数周前才下水的“麦卡尔平帝国号”，是护航船队里的最近成员。这艘 8000 吨级的船只起初是作为运粮船来建造的，尔后在英国的本泰兰造船厂停放了五个月的时间，目的是将其甲板的上层结构改装为一个小型的控制岛，在上面安装一个 460 英尺长的跑道以及一个可存放四架“剑鱼”式鱼雷轰炸机的飞机棚。而在改装之前，它只能运载足够多的粮食。英国海军部始终认为，在能够找到一个更为安全的替代物之前，弹射飞机船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商船航空母舰（MACs），比如“麦卡尔平帝国号”，是直到英国确定将获得由美国提供的数艘“艾塞克斯”级护航航空母舰之后才被投入使用的。

当“秃鹰”在护航船队上空盘旋的时候，两架“剑鱼”早已从“麦卡尔平帝国号”起飞，然后在距离护航船队足够远的地方飞行着，它们爬升到漆黑的夜空里，准备伏击那些比自己身型更大、速度更快的德军飞机，而这个时候里奇特曼和他的战友们压根就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着自己。“剑鱼”是双翼飞机，最高时速为“秃鹰”的一半。它们各自携带着一把“维克斯”式机关枪，安装在星形发动机的引擎罩上，在面向机尾的驾驶员座舱里还有一把设在支架上的“刘易斯”

式轻型机关枪。

第二架“剑鱼”潜伏在“秃鹰”下方大约 3000 英尺的地方，在夜色的笼罩之下，它几乎是无影无形的。当“秃鹰”向下俯冲，远离最开始受到的攻击时，就正好落入了这第二架鱼雷轰炸机的网中。

“维克斯”式机关枪朝“秃鹰”的前部展开了一阵猛烈的火力攻击，而机尾射手则俯在后面的驾驶员座舱的舱门处，用他的“刘易斯”式机关枪奋力扫射着。

厄恩斯特·凯斯勒的周围出现了无数硬币大小的洞，机舱里的金属铝面呈现出了樱桃红色，瞬间之后又淡去了。迪茨的叫喊声才刚刚过了几秒钟，接着又是一阵密集的火力射向“秃鹰”的下部，压根就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时间去哀悼战友的阵亡。凯斯勒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他艰难地吞咽着，因为他的胃部由于飞机的垂直骤降而感到极度的不适，他紧扣着自己那把 MG-15 式机枪的扳机。“秃鹰”继续向下俯冲，从速度比自己慢的“剑鱼”身旁一掠而过。空中开始布满了曳光弹，他将那把口径 7.92 毫米的武器瞄准着敌机，就像是一个消防员在紧握手中的水枪一样。他能够看到一圈小小的火光在黑暗中闪耀着，这是“剑鱼”的星形发动机爆裂所排出的气体，他便以这些逐渐消失的火光为目标开枪射击，即使此时他自己的飞机正遭受着英国飞机的不断攻击。

曳光弹的弧形线条聚合在了发光的圆圈上，看起来似乎同盟国的飞机的前端被吞没在了火光之中。火星和火舌将“剑鱼”团团围住了，飞机的各种金属制材在猛烈的攻击中被撕成了碎片，螺旋桨已经裂开了，星形发动机犹如一个散开的手榴弹般被炸得粉碎。灼灼燃烧着的燃料与热油向毫无遮蔽的飞行员和机枪手身上滚去。“剑鱼”向下俯冲，速度之快几乎赶上了“秃鹰”，这显然是失去了控制

的骤降。

着火的“剑鱼”如流星一般划过了夜空，呈螺旋形急剧下降着。里奇特曼开始把“秃鹰”拉平。凯斯勒能够看到那燃烧着的残骸继续在往下掉落着。它突然改变了形状，机翼从“剑鱼”的机身脱落开去，碎成了一片一片。“剑鱼”像块石头般往下落去，当它的残骸一头扎进茫茫大海里时，闪现出了道道火光。

厄恩斯特抬起眼来，目光穿过 50 英尺长的左翼边缘，他的恐惧已经被冲散开了，现在他浑身都是力气。两个九缸发动机上都冒着烟，他可以清楚地听见动力装置已经点不了火了。

“机长，”凯斯勒冲着对讲机叫喊道。

“闭嘴，凯斯勒，”里奇特曼猛地打断了他，“无线电通讯员，快在这儿来，给我帮下忙。艾贝尔哈德特死了。”

“机长，左舷引擎坏了，”凯斯勒坚持说道。

“我知道，该死，我知道。拜托你闭嘴好吗？”

发动攻击的第一架“剑鱼”最大的可能是已经返回，重新加入到了护航船队中，所以凯斯勒所能做的，只有惊恐地盯着烟在由螺旋桨引起的滑流里急速转动着。里奇特曼关闭了机侧引擎，希望能够把火给扑灭了。他让螺旋桨在重新使用启动装置前暂时作风车般旋转。引擎发出咳嗽般的声音，引擎罩的周围出现了火光，火焰很快便熏黑了发动机舱的铝制外壳。

由于机侧引擎产生了一股小小的推力，因此里奇特曼尝试着关掉机外引擎。当他重新打开了启动装置时，引擎立即点着了，只偶然地冒了一缕烟。于是他马上关掉了仍在燃烧的机侧引擎，害怕火会蔓延到“秃鹰”的燃料管。他调整着引擎里的燃料流量，使其回到被损坏的机外引擎，从而让它尽可能长时间地运作。因为两台引

擎还能正常使用，而第三台则耗了一半的能量，因此他们应该能够返回到基地去。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紧张地过去着。年轻的凯斯勒拼命克制着内心的冲动，努力不去询问机长他们目前的处境如何。他知道，里奇特曼只要可以的话便会告诉他的。凯斯勒听见了一个新的声音，从他后面径直传来一阵嗖嗖的涌动声，于是他立即跳起身来，结果把头撞到了一根舱内的压杆上。在他的位置上方由树脂玻璃制成的座舱盖突然被几滴液体给弄湿了。他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里奇特曼一定计算过“秃鹰”的燃料量以及返回到他们位于纳尔维克^①的基地的路程。他正在倒掉多余的汽油，以便尽可能地给飞机减负。而倒油管正好就在他所处的机腹射手位的后面。

“你在那儿还好吗，凯斯勒？”里奇特曼问道。

“嗯，很好，长官，”凯斯勒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些飞机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甚至都没有看见它们，”飞行员坦白道。

“它们是双翼机，嗯，至少我击落的那架是。”

“一定是‘剑鱼’，”里奇特曼说道，“看起来同盟国还藏了一手。它们并不是来自于弹射飞机船，因为有火箭助推器的引擎会把机翼给撕成两半的。英国佬一定是有了一艘新的航空母舰。”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任何飞机起飞啊。”

“他们可以通过雷达看到我们，在我们发现护航船队之前便已经起飞了。”

“我们能够把这条信息用无线电发送回基地去吗？”

^① 挪威北部港市。——译者注

“约瑟夫现在正在忙着这事呢，无线电还是只能接受到噪音。我们半小时后便将把海岸从头至尾飞完一遍了，到那时讯号的接收应该会清楚些了。”

“您希望我做些什么呢，长官？”

“待在你的位置上，时刻留意有没有其他‘剑鱼’的踪迹。我们的时速不到 100 英里，所以还是可能会遭到某架敌机的暗中偷袭的。”

“那艾贝尔哈德特中尉和迪茨下士怎么办呢？”

“我好像听说你父亲是位牧师？”

“我祖父是，长官，他是我们村里的路德教会的牧师。”

“下一次给他写家信时，让他说一段祈祷文。艾贝尔哈德特和迪茨都牺牲了。”

在这段对话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交谈过了。凯斯勒继续注视着漆黑的夜空，希望能够发现某架敌机的身影，但同时他又在心里祈祷说最好可以不要有所发现。他努力不去想自己刚才是怎样杀死了两个人的。这是战争，他们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便来伏击“秃鹰”，所以他不应该有任何罪恶感，尽管实际上他的神经正被这种负疚感弄得隐隐作痛。他的手不应该颤抖个不停，他的胃也不应该如同打了个结般地难受。他多么希望里奇特曼没有提到过他的祖父，他可以想象那位严格的牧师会说些什么。他憎恨政府以及由他们所发动的这场愚蠢透顶的战争，而如今这场罪恶的战争已经将他这个最小的孙子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了。

凯斯勒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直视祖父的眼睛了。

“我可以看到海岸，”里奇特曼在 40 分钟之后宣布道，“我们就要回到纳尔维克了。”

当“秃鹰”在挪威北海岸的上空飞驰而过时，它下降到了 3000